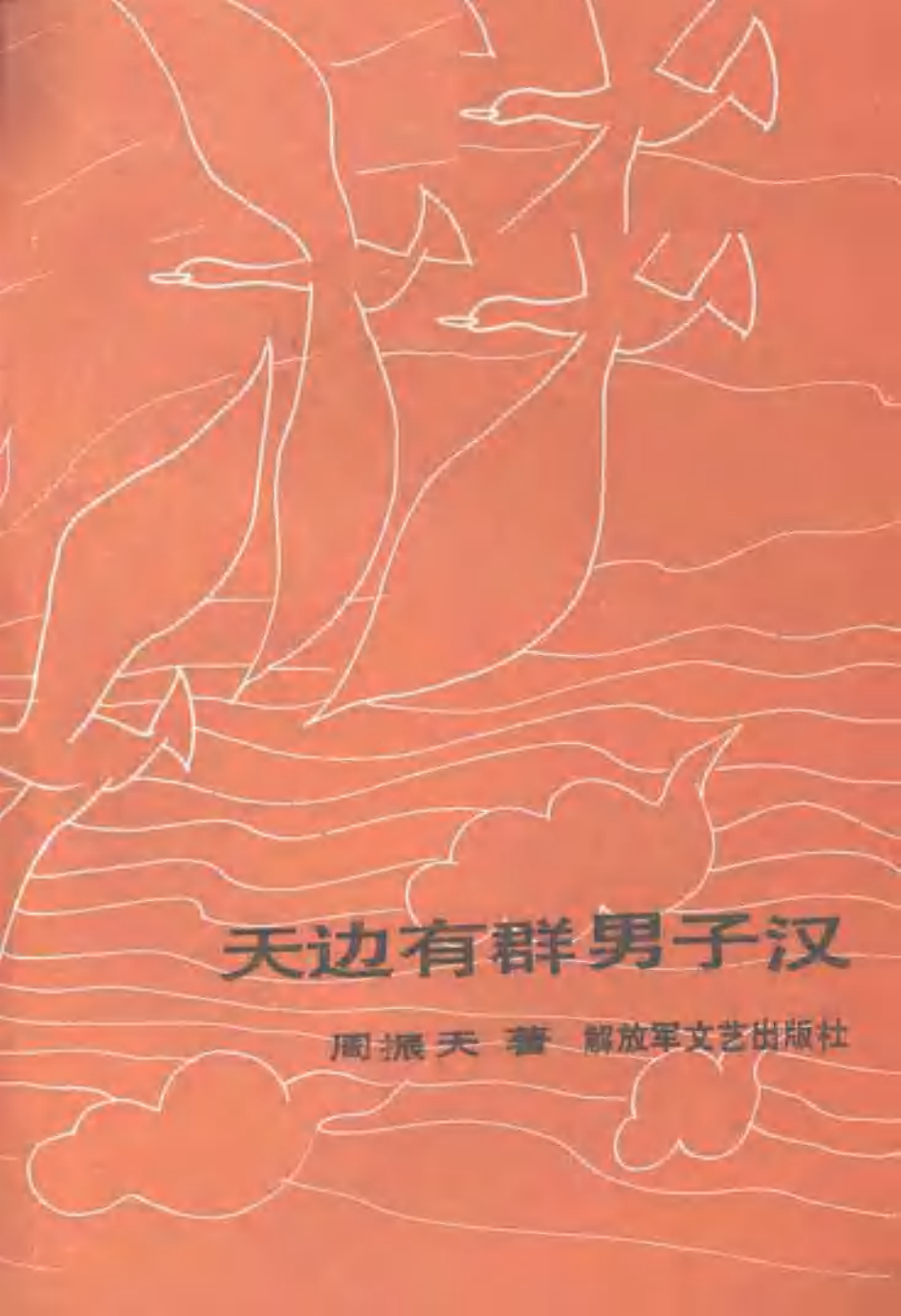


海军作家丛书

天边有群男子汉

周振天





天边有群男子汉

周振天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新登字(京)118号

书 名: 天边有群男子汉

著 者: 周 振 天

出版者: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邮政编码 100034 • 电报挂号 6550)

排版者: 北京成功信息处理有限公司

封 面: 解放军二二〇七工厂

正 文: 北京市丰台区王华印刷厂

装订者: 河北三河县华平装订厂

发行者: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53,000

版 次: 1992年6月第1版

印 次: 199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6,000

书 号: ISBN 7-5033-0593-2/I • 334

定 价: 3.90元(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编 者 的 话

他们从渤海、黄海、东海走来；

他们从遥远的南中国海走来；

他们带来了濡湿的海风和奔腾不息的海涛。

这批列编于人民海军序列的中青年作家，尽管经历不同，性格各异，但他们都有一种对于大海的炽热的爱 and 对于生活的执著的追求。

他们的作品产生于蓝色的土地，都带着浓郁的海味儿和兵味儿……

我们编选、出版这套《海军作家丛书》，是对他们近年来文学创作的一次检阅。同时，对渴望能读到反映海军生活作品的广大官兵来说，也是一个小小的满足。

我们期待着海军的专业作家和业余作者在蓝色的土地上辛勤耕耘，写出更多的海一般的千姿百态的作品，奉献给部队和人民。

1991年8月

蓝鲸紧急出动

(电影文学剧本)

暮霭笼罩着海面。

墨绿沉沉的波涛上，两只像火眼金睛似的潜望镜，一前一后疾划而来。

刹那间，海水骚动，泛起巨大的水团。随着潜望镜的升高，一艘标有“980”白色舷号的潜水艇披挂着银白色的水瀑，巨鲸般地腾跃出海面，激起了壮阔的涛声。

清脆的军鼓声响起……

画面上推出片名。

潜艇向着港湾疾驶，海面上翻起雪白的浪花。

一支快艇编队迎面驶来，从舷边飞快掠过。

海鸥飞翔。军港在望，战舰排列……

军鼓声催动人心，昂扬、激奋。

1 武仲毅家

床上，五岁的小女儿海燕甜睡着。淡奶色的晨光朦胧地映在她红润的脸上，她怀里紧紧搂着一只精巧的潜艇玩具。

外屋，武仲毅拿起军用皮夹，“嘶拉”一声，扣上拉锁，将它摆在整理好的手提箱上。

接着，手伸向衣架，摘下了海军军帽。

他转过身来，现出了雄健、刚劲的面廓。他轻步走向对面卧室。

小床边，武仲毅俯身亲吻着女儿。

妻子郝军医走过来，扶着丈夫的肩头爱抚地望着女儿，轻声问道：“什么时候返航？二十天？”

武仲毅摇摇头，从女儿手上轻轻抽出潜艇玩具。

妻子继续问道：“三十天？”

武仲毅将潜艇玩具揣进衣袋，又摇摇头。

妻子还要问下去，窗外，传来汽艇喇叭的催叫声。

武仲毅忙奔到外屋窗口，冲下面望去：“老周，就来！”

岸边小汽艇上，一位中年军官向他呼喊：“武艇长，上艇罗！”

郝军医凑到窗前瞅一眼，打趣地喊：“喏，新政委上任，催得可真紧呐！”

周群按了下喇叭笑道：“哈，两口子有话尽管说，我耐心等待！”

武仲毅拎起了提箱、军用皮夹，向妻子叮嘱：“别忘了，七点接站。”

郝军医：“知道。呃，我从没见过面，接错了别怪我！”

武仲毅笑道：“任务交给你了，完不成，军法从事！”他走到门口站住，转身和妻子会心地对视着。

二人不约而同地伸出小拇指，紧紧勾在一起。

郝军医：“我看呀，少不了一个半月！”

武仲毅眨眨眼睛，将妻子拉在身边。

郝军医作了个苦笑：“唉……等吧。”她的脸凑向丈夫……

“突突突突！”传来汽艇马达的启运声。

郝军医吓唬一笑，轻轻推开丈夫：“启锚吧，我的艇长！”

2 港湾海面

晨雾中，小汽艇陡然一个急转弯，飞驰而去，尾部拖出一条雪白的链带。

武仲毅立在艇首，同驾汽艇的周群在汹涌的海涛中飞驰。

周群扳着舵轮，戏谑地喊：“说真的，我就怕上你们的980！”

武仲毅：“怕什么？能把你吃了？！”

周群：“听说你的兵都不好惹呀！”

武仲毅哈哈大笑：“我的‘大才子’，那你干嘛上赶子来当政委？”

周群：“我偏要来，领教领教980的厉害！”

汽艇掠过排排战舰，掠过一座座码头。

武仲毅：“放心吧，老同学，咱俩会配合好的！”

周群：“那就艇上见吧！……”

一艘交通艇兀然迎面闯来，眼看就要撞上，周群顿然失措，武仲毅大叫：“小心！”

他眼急手快，猛扳舵轮。

汽艇急转弯，从交通艇边疾掠而过。

笑声划过海面……

3 火车站出站口

熙熙攘攘的旅客拥挤在出站口。人流中，朱玉萍拎着旅行包四下顾盼。

站外。郝军医一边打量着手里的照片，一边在旅客人群中寻望着。

照片特写：于泽亮与朱玉萍含笑合影。

朱玉萍向前走着，抬眼望见前面有戴海军帽的军官在晃动，顿时绽出喜容。她忙挤过去，同郝军医擦肩而过。她挤到海军军官面前，才发现认错了人，扫兴地转过脸，焦急起来……

站内旅客渐渐散尽。

郝军医扭头张望，一眼看到了孤单单立在广场上的朱玉萍。她急奔过去，打量着询问：“你是去海军基地的？”

朱玉萍点点头。

“你叫——朱玉萍吧？”

朱玉萍惊异地睁大眼睛，连连点头。

郝军医拍着她笑起来：“哎呀，谢天谢地！快，上车！”她麻利地将旅行包拎上吉普车。

朱玉萍一时摸不清头脑，缩着步子问：“您是……？”

郝军医把手里的照片一举：“没错儿，快上车！”

朱玉萍：“他呢，他为什么不来？”

郝军医一把将她让进了车里，向司机摆摆手。

汽车启动了，朱玉萍追问：“他病了？出事了？”

郝军医：“放心，他好好的。有紧急任务，他们马上要出海了。”

朱玉萍意外地：“马上出海？！”

4 码头

壮阔的潜艇码头，像几只粗壮的臂膀伸向港湾，海蓝色的潜艇排列有序，衬着远处暗绿色的山峦，显得威武雄壮。从一座座潜水塔上伸出的麦芒般的天线竿直刺茫茫苍穹。

高高的信号台上，升起出航旗帜。响亮的口令声传来：“980艇全体集合！”

急促的铃声回荡在港湾上空。

水兵们奔跑的脚步……

5 公路

吉普车疾驶。

车内，郝军医见朱玉萍焦急地向外张望，安慰道：“来得及，总得让你们小两口见一面。哎，快点！”拍拍司机。

车加快了速度。前面的路障横杆突然缓缓垂下。远处，一列火车驶来。吉普车急刹在横杆前。

6 军港码头

笔直成线的队列。官兵们屏气望着新来的政委。

周群立在队前，打量着每个军官、水兵。

值班军官卢沛跑来，立定敬礼：“报告政委，全艇集合完毕！水手长于泽亮，机电兵陶五福尚未归队！”

周群微蹙眉头，瞥一眼正在后甲板检查长波天线的武仲毅，正要开口问话，身后传来急促的喘息声。

“报告，于泽亮请求归队！”

“报……告，陶五福……请求归队……”

周群转头看去。

陶五福惶惶地躲闪着周群射来的目光。他的水兵帽在慌乱中戴歪了，手里提着一只罐头木箱。

于泽亮笔直地立着，眯着眼打量新政委。

周群扶正了陶五福的水兵帽问：“为什么迟到？”

沉默。

周群意识到全艇人都在看着自己，抬高了嗓门：“为什么迟到？”

陶五福结结巴巴地：“俺去……寄东西……邮局说……包装不合格……就，就……”他提起手里的木箱，不料绳子扯断了，木箱重重地摔在地上！“哗啦”，十几听罐头散落下来，向四面滚去。

陶五福俯身去抓，被周群叫住：“站好了！”

陶五福慌忙直起身，手里抱着两听罐头，不知如何是好。

队伍中，一脸嗔气的水兵刘克忍不住地发笑。

周群略一偏头，向背后的嬉笑者发出警告。

刘克立刻绷起脸。

周群转向于泽亮：“你呢？”

于泽亮苦笑一笑，向武仲毅投去乞求的目光。

武仲毅狠狠地瞪他一眼，甩过头去。

周群：“说呀！”

武仲毅难堪地看着，用力敲打着艇壳。

周群望了望艇长，依然在盯着追问：“嗯？”

于泽亮陪着笑脸，小声说道：“政委，我去办点私事……”

周群面色严肃，马上截断地：“水手长应当是水兵的表率，什么私事那么要紧，可以耽误全体集合？嗯？！”

于泽亮很难堪，他瞄一眼周群，索性大声叫道：“报告政委，我去了趟产院，联系生孩子问题！”

“哈哈！……”全艇人都被逗笑了。

于泽亮认真地：“笑什么？是我老婆生孩子！”

众人笑得更厉害。

周群愠怒地转身喝道：“严肃点！”

众人忍不住笑，一个个咬嘴唇，捂嘴巴，样子更滑稽。

立在甲板上的武仲毅猛咳一声，顿时队列里鸦雀无声。

周群微微一震，大声说：“铁的纪律是胜利的保证，我再一次提醒大家，这次远航赤道，我们担负着重大使命！从现在起，一丝一毫的稀拉作风都不允许！好，请武艇长作指示！”他退到一边，要看看武仲毅怎样发落这两个人。

武仲毅走到队前发问：“周政委的话大家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你们呢？”武仲毅转身问于泽亮、陶五福。

于泽亮身子一挺：“百分之百地听清楚了！”

武仲毅：“归队！”

“是！”于泽亮冲陶五福挤挤眼睛，二人向队列中跑去。

“等等！”周群喝住二人。

于泽亮、陶五福停在那里，望望政委，又看看艇长。全艇官兵紧张地望着政委和艇长。

周群惊讶地拉武仲毅到一边，低声问：“你怎么？这就完啦？”

武仲毅轻松地：“哦，他俩都跟我请假了。”

周群哑然，吞咽了一口气。摆摆手：“归队！”

于泽亮、陶五福如释重负，跑入队列。

7 海边公路

吉普车疾驰着。

8 军港码头

军鼓声伴送 980 艇缓缓驶离码头。

前后甲板上，水兵们背手挺立，列成一字队形。

码头上，首长和海军官兵们向远征的潜艇挥手送别。

周群站在潜水塔上向岸上的人们招手。

于泽亮立在舵机前，不住地向公路上眺望。

驾驶台上，武仲毅发布车、舵令。

引擎吼叫着，艇下翻出一股股浪花。

9 港湾海边

吉普车驶来，紧急刹住。郝军医跳下来指着海面上叫道：“啊呀，他们出港了！”

朱玉萍下了车，手搭凉棚望去——阳光下，980 艇反射出灼目的亮光，利箭般地飞出弓型港湾，奔向茫茫的大海洋。

郝军医连连跺足叫道：“唉！晚了一步！”

朱玉萍情不自禁地沿着海岸追赶着……

10 980 驾驶台

望远镜头里，朱玉萍在沙滩上奔跑。

武仲毅将望远镜递给立在前面操舵的于泽亮：“喂！她在那儿呐。”

于泽亮喃喃地：“知道……”他抑制着情感，没有回头。

武仲毅歉疚地：“要不是任务重大，这次就把你留在岸上

了……”

于泽亮：“别说了，艇长。”他望着翻腾不已的海面，沉默……俄顷，左手抓住汽笛开关，连连按了几声。

11 海边

朱玉萍止步崖边，痴痴地望着远去的潜艇。

“呜——呜——”汽笛声传来，在海湾上回荡不已。她不禁扬起手臂，欲呼又止，手臂又慢慢地垂落下来。

崖坡上，山花随风摇曳。

海面，一对雪白的海鸟从水皮上掠过，欢叫着飞入云霄。

12 海面下

980 艇在距海面九米的潜望深度航行着。

三舱。

武仲毅搂着潜望镜把柄，监视着海面发令：“前面有渔船，当心！左舵三十五度。”

“左舵，三十五度。”军官、水兵重复着，各自守着战位。汽动舵不时发出“哧哧”的声响……

13 二舱

录像屏幕上不断映出画面：美国核潜艇指挥舱里，一位将军按动红色发射电钮；海下，导弹射出潜艇，腾出海面；导弹喷出火龙，升上天空……

十几名挤在狭窄舱室里的官兵，目光紧紧盯着屏幕。亮光辉映着他们铜铸般的面庞，艇体晃动着他们的身躯。

于泽亮挤在角落里，打着一只笔式微型电筒，在本上记

录着。

衬托着低声的英语旁白，周群在一旁讲解着：“……五十年代末期，美国核动力潜艇第一次从海上发射导弹。这种战略武器的诞生表明，如果一个国家陆上导弹基地被摧毁了，它还将海上拥有第二次核打击力量！”

官兵们入神地听着，看着。

周群扫望大家。续继讲：“我们这次出航，就是直接关系我国这种战略武器试验的一次行动，指挥部要求我们在九月三十日凌晨两点以前，赶到赤道附近的零号海区，在火箭数数据舱溅落点进行敌情侦察和气象侦察，意义非常重大，任务也很艰巨……”

这时，武仲毅从舱口挤进来，在人影后面晃动。

录像屏幕上连连映出潜艇失事的画面……

周群的声音沉重了：“不过，我要提醒你们，在海军史上，潜艇失事的惨重教训并不罕见。看，1968年苏联一艘‘H—1’型核潜艇在太平洋海沟爆炸沉没；1977年，美国一艘‘SSBN’型核潜艇在大西洋出故障失事……事实说明，往往一个部位疏忽大意，就会造成艇毁人亡……”

于泽亮从人影里站起来，慢条斯理地：“报告政委，您讲的好像不大准！”

周群意外地：“什么不准？”

于泽亮：“那艘失事的美国潜艇是‘长尾鲨’级攻击型核潜艇，它的代号是‘SSN’，而不是‘SSBN’。”

大家的目光投向政委。

周群一阵窘然，自信地：“我不会记错的。”

于泽亮仍不紧不慢地：“我没说您错，只是说不大准。”

军医卢沛慌忙拉扯于泽亮的衣襟，悄声喝斥：“哎，别这样！”

于泽亮手一拨拉：“是‘SSN’嘛！”

众人交头接耳，窃窃低语。

武仲毅欲制止，刚站起来，周群已扬头问道：“于泽亮同志，你是从哪儿知道的？”

于泽亮：“艇长早就给我看过这个资料。”

周群急转脸，注视武仲毅，像是要他作证。

于泽亮注视着艇长。

众人的目光聚在艇长脸上。艇里一时静极了，灯影随艇体晃动，录像屏幕上图象已映完，现出闪烁不定、刺目的光影。

武仲毅看看周群，又看看于泽亮，为难地蹙起眉头。

周群急不可耐地：“老武，说嘛！”

武仲毅只得强笑着说道：“是‘SSN’。‘SSBN’是美国弹道导弹核潜艇的代号！”

“啊？！……”周群傻眼了，随即难堪地关闭了录像机。

14 艇长住舱

周群伏在狭窄的铺位前翻查资料。吊在艇长铺顶上的潜艇玩具晃来晃去，惹得他心烦，他气呼呼地拽下，扔在桌上。

武仲毅刚巧走进，瞟他一眼，忙抓起那玩具，又系在舱顶。

周群“啪”地合上《潜艇资料汇编》，对他说：“即使是我讲错了，大庭广众，你的兵气儿就这么粗呀？”

武仲毅笑了：“咳，我要铺了，他们照样不饶！现在的兵

呵，就这样儿！”

周群哼了一声：“什么样儿，刺头，太狂了！”

武仲毅：“你还不了解我的兵，特别是于泽亮……”

周群：“可我了解你——护犊子！”

武仲毅嘿嘿一乐。

15 武仲毅家

朱玉萍将织了一大半的婴儿帽及洗漱用具塞进旅行箱。

郝军医从门外走进来，见状，急步奔上前，夺过旅行箱：“玉萍！你真要惹我生气怎么的？是在我家里住得不舒坦？”

朱玉萍连忙解释，“不，不！实在是不能麻烦您……我们纺织厂产院条件也挺好的……”说着她扭过脸去。

郝军医发现朱玉萍眼里闪着泪花，凑近前，搂着她亲切、真挚地：“别怪小子，他们任务来得太急……”

朱玉萍掩饰着委屈：“大姐，我不是那种扯后腿的，一年见不到两面，我想得开。可是在这节骨眼上，他……”

郝军医深有感触地：“我理解，我都理解……”

朱玉萍羡慕地望着墙上郝军医、武仲毅和女儿海燕的合影，微微地摆着头。

海燕从外边跑进来，扑到妈妈身上问道：“妈妈，您说阿姨给我带来一个小弟弟，我怎么总也见不到呢？”

郝军医咯咯地笑出声来：“对，不见小弟弟，咱就不准阿姨走！”

海燕连连叫道：“阿姨不走！阿姨不走！”

朱玉萍也被海燕逗笑了，她抱起孩子亲吻着：“好孩子，阿姨明年抱着小弟弟再来嘛。”

郝军医“哗”地从床下拖出一只纸箱：“你瞧瞧，东西全准备齐了，你走了推打扫？”

朱玉萍俯身看，只见箱里满满当当塞着罐头、红糖、鸡蛋、海参、挂面……她愣了，激动地望着郝军医。

16 大操场

晨，水兵组成的方队在练习正步走，步伐整齐，脚步声铿锵有力。

急剧摆动的浪桥上，飞快旋转的虎伏上，水兵们在刻苦训练。

郝军医领着朱玉萍，边走边向她指点着。

17 水兵楼前

光荣榜上，于泽亮的大幅照片。照片下一行醒目的印刷体字：“一等技术能手——志愿兵于泽亮”。

玻璃窗上，映出朱玉萍喜孜孜的脸。

一旁，一群在水池边搓洗衣物的水兵纷纷抬起头。一个脸上沾满肥皂沫的淘气鬼喊道：“郝军医，谁的夫人呀？”

郝军医爽快地：“一等技术能手的！”

一个胖大个水兵吹了声口哨：“哈，难怪他能上光荣榜，原来有个好媳妇呀！”

郝军医：“傻小子，说反了，先上光荣榜，才能娶上好媳妇。喂，你们还傻站着，还不欢迎客人？！”

朱玉萍笑了，笑得是那样自豪，那样甜美。

淘气鬼打趣地指指绳上挂满的军服、海魂衫：“瞧，都挂满旗了，还要不要鸣炮二十一响？”